

梦剧场

二十集电视连续剧

江南一曲绝唱，悲悲戚戚
梧桐更兼细雨，点点滴滴

梧桐雨

小说版

现代出版社

李晴宇 著

梦剧场

梧桐雨

李晴宇 著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梧桐雨/李晴宇著.-北京:现代出版社,2002

ISBN 7-80028-774-2

I. 梧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9632 号

梧桐雨 WuTong Yu

责任编辑:张璐

封面设计:程阳阳

出版发行:现代出版社(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3.5

版 次: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—10000 册

书 号:ISBN 7-80028-774-2/1·179

定 价:22.00 元



沈太太 (潘虹 饰)





沈仲贤 (刘德凯 饰)





何俊兰 (徐路 饰)





沈岩 (邱心志 饰)





谢家树 (李宗翰 饰)



《梧桐雨》演职员表

出品人：朱永德 陈 荣

总监制：陈 荣

制片人：谷诗阳

监 制：杨玉冰 倪 震

艺术总监：江 平

策 划：成志谷 唐佳琳

编 审：宗福先

制作总监：刘德凯 刘 斌

编 剧：李晴宇

导 演：傅东育

主要演员：

沈太太——潘 虹

沈仲贤——刘德凯

沈 岩——邱心志

何俊兰——徐 路

谢家树——李宗翰

嫣 凤——傅 森

李承恩——孙启新

沈 娟——马 睿

何 母——陈剑月

何 父——王志桦

祝 妈——李 晴

沈 婕——吴晓敏

可 云——奚 红

可 青——杨 波

马探长——马小峰

黄五爷——沉 浮

金先生——李长年

关 叔——马忠业

小 三——王正权

阿 步——钟夫翔

吴惜玉——吴 蝶

首 脑——贾明岭

老 张——魏思梦

第 一 章

民国初年，上海周边同里乡下的一处大宅门，门口矗立着两只威武的石狮，雄赳赳地把守着宅门。院子里是一座红墙灰瓦的典型中式建筑。远处，最惹眼的是一棵遮天蔽日的梧桐树，高大、挺拔、傲岸，气宇轩昂，不同凡响。它的腰围有两抱粗，显然好久以前它的一些杈子已经折断，树皮上已出现了瘢痕。刚直的树身中伸出柔曼的臂膀，将密密层层绿叶撑开，像一顶硕大无比的伞。走近这棵大树，仿佛走入了一片小林子。谁也说不清它有多少年的历史，只知道从有这座宅门的那一天起，它就像一位老人，默默地站在那里，见证着这个家庭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。幽深的庭院里，偶有仆人往来出入，脚步匆匆，给静谧的院子平添几分生气。

这天，阳光和煦，云淡风清。一大早，刘妈就把锦缎绣被晒在房

前的架子上，一溜排出十几米远，拼成一幅五颜六色的彩绣风景画。祝妈这时也走了过来，边与刘妈说笑着边晾衣服，她把挂好的雪白布衫双手抻着抖了几下，挂上后又一部分一部分仔仔细细地展平着。忽然，横空飞来一团红色的东西，啪的一声打在白衫上，祝妈的脸上立马觉得凉嗖嗖、湿漉漉的，本能地尖叫起来。再定神一看，汁液飞溅在白衫上，好像宣纸上印上了一颗水墨草莓。她用手一摸，原来是野生的红色浆果。她四下里巡视是谁干的坏事，就在这时，又有几个浆果接二连三地横飞过来，砸碎在其他几件白衫上，鲜红的果汁和着未拧干的清水噼里啪啦滴在灰白的砖石上。祝妈不禁叫苦连天。

突然间，一阵格格的笑声传来，小少爷沈岩拨开被子，冒出头，一手扬着竹篾制成的枪，一手拿着几个红浆果，拉长声音调皮地笑道：“祝妈！这会儿知道我要你摘果子做什么用了吧？”他红扑扑的圆脸上一笑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，大脑袋圆鼓鼓的，装着不知多少淘气的主意。

祝妈一看是他在捣乱，笑着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小祖宗！你行行好，别在这儿添乱了！”

沈岩并不甘休，跳着嚷道：“要不你来抓我呀！抓到我，我就听你的！”祝妈佯装生气地跑过去，沈岩笑得更响了，小狗撒欢般地在被子大阵中钻来钻去，边跑边顽皮地叫着：“来呀来呀，我在这儿！”祝妈追得呼哧带喘，终于停下来，一口一口喘着粗气。

刘妈瞧着这娘儿俩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突然，远远传来汽车的声音，刘妈一怔，疑惑地自语道：“会是谁来了呢？难道是——老爷？”想到这儿，她陡然一惊，继而竖起耳朵倾听。声音似乎很嘈杂、纷乱，她索性跑到门口，差点与刚下车的老爷撞个满怀。她愣了一下，马上回身大喊道：“快来人哪，老爷到了！”

沈家老爷——沈仲贤面色铁青地冲进家门，他猛然掏出手枪，

直逼着刘妈，厉声喝道：“你喊给谁听？你喊给谁听？”

刘妈吓得面如土灰，惊惧地往后退却着，砰的一声脆响，刘妈睁大眼睛直勾勾地瞪着老爷，几秒钟后瘫倒在地上。

沈仲贤径自往楼上冲，对沈岩见到他惊喜的呼唤声置若罔闻。他走起路来箭步如飞，虎虎生风。管家从二楼房间里迎出来，嘴上说着：“老爷？您怎么也不知会一声就……”话音未落，沈老爷砰的一枪结束了他的性命。望着老管家缓缓倒下去的身影，他恨声怒道：“你也跟她一伙儿，都来骗我！”

连续听到两声枪响，小沈岩兴奋异常，他紧紧地追着父亲，扬着手中的竹枪，不断地叫道：“爹！我也有枪！跟我玩儿！跟我玩儿！”见爹爹不理他，他反而藏了起来，想给爹爹一个出其不意。他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梯，手拿竹枪不时做射击状。他走到楼道拐角处探头往下看，见父亲正站在母亲的房门外，一手撑着门，嘶哑着嗓子嚷道：“你说，你把她怎么了？她现在到底在哪里？……我把家里的一应事物都交给你，你是怎么回报我的？……竟敢去偷人养汉子！”边说边重重地踹门。沈岩吓了一跳，正要出声，突然被祝妈从后面抱住，捂住他的嘴，“嘘”了一声，然后附耳低声急急地说道：“快，悄悄跟我走！”

沈岩在祝妈的怀里挣扎着，说什么也不离开，两人僵持在那里。只听见屋里传来嚤嚤的啜泣声和气急败坏的怒喝声。老爷索性后退了两步，一枪射向门把。然后一脚踹开门，气势汹汹地闯了进去。祝妈急着要拉沈岩走，沈岩却紧抓住栏杆不放。

沈岩看见在半开半掩的房门内，父亲正揪着母亲的衣领。年轻的母亲低垂着头，一对幽怨的大眼睛中盈动着泪光。

“说！一字一句老实说！”

“你要我说什么？”

“惜玉呢？你把她藏到哪儿去了？……你究竟把她怎么了？”

“我能把她怎么样？”

“那她人呢？为什么后院的房子突然就变成了一片废墟？我一回来，连她的影子都找不见了？”

“我根本就不知道她在哪里。”

沈仲贤气得浑身战栗着：“好……好……你不知道她在哪里，”他突然用枪顶住沈太太的下巴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那我问你，那个男人呢？”

“哪个男人？”

“就是你偷偷养着的那个男人！”

沈太太漠视着沈仲贤，眼里含着迷惑不解的神情。

沈仲贤冷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哼！你以为我不在家就什么也不知道，是吗？你以为我在外面，你就可以瞒天过海了？刚才我一进门，仆妇、管家就直嚷嚷，他们嚷嚷什么？是不是提醒你快把那个野男人给藏起来？”说罢，他一脚踢向柜子，柜门立刻飞了起来。他又一把握下幔帐，发泄仇恨似的撕得粉碎。他疯狂地用胳膊扫荡着桌上的物件，杯盘稀里哗啦地碎裂在地上，地面上一片狼藉。

玻璃的每一声碎响都好像扎在沈太太的心里，扎得她血迹斑斑，伤痕累累。她忽然止住了哭声，用手捋了捋额角凌乱的发丝，悲愤地说道：“我的命，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值一文？……哦……我懂了，那个唱戏的……她急着想进沈家的门，当太太是不是？所以撺掇你这老糊涂随便给我安个罪名，好拔掉我这根眼中钉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用不着胡乱拉扯旁人，我没有一纸休了你，还算客气的。你既然嫁到了沈家来，我就是你的天！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！”

“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？你被吴惜玉那个小妖精迷得昏了头，万事不管，沈家的基业八成就要毁在你手里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！”

“沈家的基业毁不毁，是我的事，跟你无关！”



“你说什么？跟我无关？再怎么说明，我也是明媒正娶、大红花轿抬进门的，我儿子可是沈家嫡亲的骨肉！那个臭戏子算什么？她生的小杂种算什么？！”

“你给我住口！”

“我偏要说！……臭戏子！小杂种！”

沈老爷攥紧了手里的枪，大拇指已扣在扳机上，手心也沁出了冷汗。他的脸因愤怒而扭曲了：“你胆敢再说一个字，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沈太太的脸平静得像一张白纸，傲慢地直视着他，等待着他扣动扳机，等待着听她生命中最后的一响。本来，二十几岁妙龄便被打入冷宫的日子她也过够了，与其在这喧嚣的尘世上无人理睬、无人关爱，不如去九泉之下与疼她、宠她的父母团聚。

沈老爷连着逼了她几步，把她逼到一个角落里，他的腿软了，



嘴上却仍强硬地叫着：“你以为我不敢？”

沈太太失控般的大笑起来：“敢就来啊！别叫我笑话你敢说不敢做！”

沈老爷被激怒了。他先是一掌掴去，而后举枪欲扣扳机……

沈岩突然挣脱祝妈，尖叫一声，冲进房间，扑向母亲。“妈……”还未喊完，砰的一声，沈岩不动了，不相信似的转身痛苦地凝望着父亲，一股殷红的鲜血从小腿肚上蹿了出来。空气仿佛刹那间凝固了。祝妈惊恐地捂住了嘴，沈老爷握枪的手悬在了半空中，剧烈地抖动起来。沈太太愣了半晌，像受惊的母兽一般扑到儿子身上，声嘶力竭地叫道：“岩儿！”……

这场噩梦已经过去近二十年了。在二十年中，沈岩经常被梦中的枪声所惊醒，每次醒来都心惊肉跳，大汗淋漓。他已是一个二十



五岁的小伙子了，眉清目秀，皮肤白皙，甚至有些苍白。他的一双眼睛又黑又深，看起来有点忧郁，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他的身体纤弱而端正，显得性情十分柔和。多少年来，他在问自己，也在不断地问祝妈，爹为什么要自杀？难道仅仅因为打断了他的腿？其实，他并没有恨父亲，在小伙伴讥笑他是“瘸子”的时候，他曾试图恨他，但就是恨不起来。外边的风言风语很多，每当听到别人议论自己家的事情时，他总是默默地走开；因为自己是个跛子，他早就不能跟那些蹦蹦跳跳的孩子一起玩儿了。他种了很多花，心烦时就来到梧桐树下和那些花花草草的说话。二十年来，母亲对他格外宠爱，凡事顺着他的心意，但任何温情都不能拨去罩在沈岩心里的阴云。二十年前的往事像一个谜，结在了沈岩的心灵深处。每当他追问祝妈的时候，祝妈总劝他说：“别想了，世上很多事是没有答案、弄不清楚的！就像天要下雨，地要长草，谁也不知为什么，它就是这

样！”说完这些，还有一段老生常谈：“太太一个妇道人家，硬是撑起了偌大一片家业，不容易呀！太阳底下是风风光光，可夜深人静，身边也没个知心体己、商量说话的人，凄惶不凄惶？你要是真孝顺，就千万别提起老爷来惹她伤心！”

这天，祝妈陪着沈岩去上海市里的沈家别墅，不知为什么路上很乱，车进城后没走几步就被堵住了，前面汽车一条龙似的排着队。路上人挤人，看热闹的看热闹，议论的议论，有人不耐烦地鸣着喇叭抗议，远处隐约有口号声和抗议声：“反抗东洋人打人！抵制日货！日本纱厂搬回去！”沈岩下了车东张西望着，一瘸一拐地往人多的地方挤，祝妈在人海中探着脑袋紧追。才一眨眼，沈岩已没人人群不见了踪影，祝妈心里叫苦不迭。

沈岩找了个工人装扮的伙计问明原委。原来，棉纱厂日本工头殴打中国女工，又开除了大批男工，工人正罢工抗议呢，已经有十多家工厂的工人加入了游行队伍。他正听得入神，前方传来一阵自行车铃声和招呼声：“对不起，让让，让让！”

抬眼望去，一个俊秀的姑娘正骑着自行车往沈岩处骑来，旁人闪出一条窄道。姑娘激动的脸色粉红粉红的，像荷花的花瓣似的，衬在浓密而黑亮的长发之中。沈岩凝视着她，不由入了神。“让一让……对不起，麻烦让一让！”显然，这一声是喊给沈岩听的，沈岩忽然反应过来，但腿脚闪避不及，姑娘的车蛇行似的拐了两拐还是撞上了沈岩，两人跌在了一块儿。

“哎呀！我说让一让，你怎么不让呢？”姑娘埋怨道。

沈岩扶起姑娘，姑娘礼貌地点头道谢。她扶起单车，这才仔细看了看沈岩。沈岩心中关切却故作平静地说：“前头闹罢工正乱着，你一个姑娘家最好别过去，有急事的话，绕路走吧！”

姑娘一对黑眼睛在浓而长的睫毛下很活泼地溜转了一下，道：“绕路？有道理！罢工现场进不了，到工会去，他们一定会派代表去